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山鄉樹韻

羅坤

鳳凰山的樹蔭赦免了夏天的酷熱。川中丘陵山區樂至縣的鳳凰山，以其一片濃綠，靜靜擁抱著季節。

古柏森森，濃蔭蔽日。柏樹的氣息瀰散在空氣裡，微涼的夏風穿過林隙，濾去了炎陽的燥氣。陽光在林間縫隙中切割出光斑，明亮跳躍。鳳凰山安靜地泊在鳳凰湖的盡頭，青瓦山居般的屋頂輪廓低緩柔和，蘊藏著時間的厚度。

山與寺默然相伴。沒有鳳凰山的沉靜溫婉，便映襯不出廣林寺的幽深肅穆。薄霧襲來，山與寺共同沉浸於朦朧；綠意層疊，鋪展成青黛色的長捲向上延伸；抬眼處，樹影婆娑，隱去了山寺清晰的邊界。山與寺總在那裡，綠意緊緊簇擁。

明清古柏是鳳凰山真正的魂魄。三百

餘株蒼然老者，歷經數百年風雨洗禮，枝幹虬勁，依然昂首向天，勃發生機。廣林寺門前共生一奇觀：一株大黃桷樹與一株古柏相互纏繞。古柏軀幹中空，黃桷樹的根須深深探入其中，汲取大地的養分。黃桷樹蓬勃的生命力使古柏的腰身鼓脹開裂，如今是壯健的枝幹扶持著佝僂的軀殼，硬朗的新綠托舉著衰老的蒼蒼。它們枝丫盤錯糾纏，不分彼此，四季肆意潑灑濃蔭。古柏的衰敗是時光的痕跡，黃桷樹的昂揚正傳遞著接力的擔當，一幅自然繪就的生命圖譜。

那些需多人方能合抱的巨柏，早已在此屹立了不知多少世代。它們冷峻的容顏刻滿滄桑，寒風的利刃割斷過細弱的枝條，斷枝無聲融入泥土；粗壯的枝幹卻直

面風雨，任憑苔蘚書寫年輪。有的樹僅剩殘椿，緻密的木質腐朽如齏粉；有的樹在風雨中悄然坐化，氣息消散卻倔強不倒；有的樹被雷霆削去頭顱，撕裂的斷口卻又倔強地抽出簇簇新綠。這片土地上生長著十六對相互守望的「夫妻柏」，數棵庇護幼株的「母子樹」，一株昂然如武將的「關公樹」，以及數株同氣連枝的「姊妹柏」、經歷過雷電考驗的「雷打柏」。山下東側那株「雷打柏」，高可參天，根部寬闊異常，盤根錯節的根基本身即是大地生成的雕塑。如此眾多且保存完好的古柏群落，在資陽市境內獨此一處，一山便藏著一個樹的世界。

古柏環擁廣林寺，繚繞的雲霧平添幾分神秘莊嚴。寺內天井中兩棵古樟展開巨

大華蓋，蔭蔽著殿堂。它們目睹了古剎興衰，更見證了人間世代更迭的生命長河。建於明清的廣林寺香火繚繞，殿宇內的雕塑靜默訴說著過往。柏影雲霞交相掩映，引人入其中，如翻開塵封的詩篇。

雙柏樹埡口橫臥著成渝古驛道的青石，自遠方蜿蜒而來，又向更遠之地延伸。路兩側對稱屹立著兩株古柏，各向道路奉獻了一半的身軀，僅以路心一線相隔。風雨磨去了它們朝向路面的半邊枝幹，背路的一面卻依然蒼翠挺拔，將倔強的綠意送入雲霄。行走在這幽幽古徑，思緒沿著驛道鋪展，遙想關於此山的傳說與甘泉。山間難尋瀑布形跡，只聞溪水冷冷。無數細流悄然沁出地面，靜靜流淌。它們匯聚山澗邊緣，縱身一躍，將積蓄的力量奔瀉向下方的踏水河，河水繞過山腳，最終匯入更廣闊的碧波。

林深處，蟬鳴鳥唱如潮水般湧來。樹影之下藏著無窮風景。人生匆忙，若能駐足片刻，聆聽樹的低語，感受樹的力量，定能從中汲取自然的智慧與心靈的安寧。那些盤踞於時光褶皺裡的樹木表情，拓印在年輪間的深深紋路，是我們追尋消逝光陰的鮮活見證。鳳凰山的樹，以其靜默的偉岸，贈予我們值得長久膜拜的時光。

尉犁的煙火

黃琳涵

我與尉犁結緣，源於年少時對羅布泊故事的癡迷。

書中說，尉犁那片古老而又廣袤的土地上，藏著千年的胡楊。胡楊林下，牧羊人的歌聲悠揚，炊煙在黃昏中裊裊升起，融入暮靄。

這些文字間躍動的煙火氣，在我心底播下了嚮往的種子。

十餘載癡迷後，我終於在初秋時節隨考察隊穿越茫茫戈壁，踏上這片土地。第一縷尉犁風拂過臉龐，沙土與胡楊葉乾澀的氣息撲面而來，像一首低沉的古謠，瞬間將我擁入懷抱。

次日清晨，天邊剛泛起魚肚白，營地旁的小溪已傳來聲響。走出帳篷，幾位維吾爾族大媽正俯身泥爐打囊。她們手指翻飛，麵團在掌心旋轉，變成一個個渾圓的囊餅，啪地一聲貼向泥爐內壁。爐火吞吐，麥香混雜著胡楊木炭的辛香氣瀰漫開來。一位大媽抬頭見我們好奇，眼角漾開皺紋，用油紙裹起一塊剛出爐的熱囊塞到我手中。那囊溫熱，外殼堅硬，內裡柔軟，咀嚼間絲絲甜意在舌根滲出，成為我對尉犁最初的味覺記憶。

羅布人村寨低矮的房屋嵌在沙丘旁，由巨大的胡楊木構築。陽光穿透木隙，在刻滿斑駁歲月的屋脊上投下光斑。踏入一處靜室，老者枯瘦的手掌撫過一隻羅布麻編織的罐子，罐身的紋路如同這片風沙刻蝕過的土地。他聲音沙啞，講起沙漠深處的海子，講胡楊林間護佑族人的精魂。

那些詞語沉甸甸的，像積滿苔痕的古老石塊。他的眼神渾濁，卻沉澱著對這土地千年不移的情愫。我指尖觸碰陶罐冰涼的麻紋，聽見風聲刮過村外那片金色林梢，發出嗚咽般的低響。

告別村寨，夕陽的餘暉將我們引向那片喧騰之地。

街道兩旁，燈火漸次亮起。一處「阿依古麗」烤串攤前火光跳躍。「嘗嘗這個！」女攤主麻利地遞過一串烤肉。肉塊不大，簽頭焦黑，油珠兒在滋滋聲中滾落。

我吹了吹，輕輕咬下。外皮酥裂，內裡滾燙的肉汁裹著香辣瞬間溢滿齒頰，粗獷熱烈的滋味驟然喚醒沉睡的味蕾，催促著我急急嚥下，又迅速咬下第二口。

不遠處的人堆裡，「艾力江師傅特色糕點」的招牌搖曳著。艾力江師傅雙手沾滿油光與麵粉，靈巧地將麵團拉長，切段，指尖幾經捏合，便綻放出一朵柔嫩的糕點之花。

「沙漠玫瑰！」他笑著將新鮮出爐的點心放到我手上。金黃油酥的外殼覆著細密糖粒，入口是濃郁的奶香與溫和的甜意。「祖上傳下的手藝，別處尋不著哩！」他眼角的笑意在爐火映襯下格外明亮。

夜市霓虹流淌，一副紅底金字的對聯格外醒目：星河滾燙，人間理想；月影婆娑，世間溫柔。它懸於鼎沸人聲之上，道盡了眼前這幅流動的畫卷。各色香氣在燈火編織的光帶中糾纏：油酥的、炭火的、香料的、麥子的……匯成一條奔騰的氣味之河。

羊肉，是這片煙火畫卷中濃墨重彩的一筆。「羅布人家」的烤架上，大塊羊肉油脂相接，油脂滴入炭火，爆起一陣淡藍火苗和濃烈的焦香。「這樣吃才過癮！」

買買提說著，用刀尖挑起一塊滋滋作響的肉，穩穩落在我盤內。顧不得燙，一口咬下，豐腴的脂香混合著淡淡的鹹鮮和某種荒漠植物特有的微辛香氣，在口中奔湧衝撞，帶出原始而純粹的滿足。

夜愈深，煙火升騰。這氣味繚繞在胡楊木、粗糲沙石與人們的笑語之間，浸潤著每一個踏入此地的漂泊者。它無聲訴說著生活的熱氣騰騰，以最直白的滋味貫通了言語的屏障，在舌尖與心間搭一座橋樑，讓不同的血脈於此共溫一碗羹湯。

巴山幽峽仙洞灣

犁航

紫溪河，一個浪漫的名字，內蘊著色彩的驚艷和絲滑的動感。因張飛率軍入川采馬桑槿擠汁染布，將整條河流染成紫色而得名。這是一種高貴的色彩，由代表陽的紅色和代表陰的藍色合成，具有調和陰陽及能量的象徵意義。

衛星地圖上顯示，紫溪河自東南往西北的徑直流向中，猝不及防地向西南一拐，在仙洞灣緩緩畫出一個藝術的半圓，極像一隻聆聽宇宙奧秘的大地之耳，亦像調節電流的電阻單位「Ω」，然後規正方向，冉冉而去。自包茂高速巴山站出口，沿著紫溪河溯流而上，僅需二十分鐘車程。

幽峽被青翠的植被覆蓋，雄偉而靈秀。峽谷上游，山勢較緩，帶有谷地特徵，陽光通透，一派燦爛，是為陽峽。一根根朝天而立的石筍巍然聳立，如一簇向天祭拜的焚香。其中兩根巨大的石筍格外招搖，直逼雲霄，這就是聞名遐邇的公、母石筍！孤峭的公石筍是仙洞灣的哈利路亞，高逾百米，有不知名的灌木依附其上，伸展著嬌小遒勁的枝丫，不時凝聚出一團濃烈的蒼翠，點染著石筍的生命，承續著大地的氣脈。

公路邊亦有一個巨大巖洞，淺，寬，敞若大廳，可容納數百人，光線雖暗，視線不受阻礙，是為陽洞。洞旁有一條幽寂隱秘的階梯小道，匍匐在騰挪跌宕的山泉邊，斗折蛇行，鑽入密林溝壑間，不知所往。其間有尚未開發的喀斯特溶洞，幽深不知所終，是為陰洞，千萬年來期待著人類由遠及近的步伐。

沿紫溪河下行數百米，陰陽逐漸交匯，射進谷底的陽光，有光輝，沒溫度，咫尺之間，已然隔斷了塵世的煙火。再往下游，山極險峻，壁立千仞，對壘的萬丈

懸崖在此呈合攏之勢，狹窄處不過數米，一夫當關萬夫莫開。站在河道中央，兩岸峭壁幾乎觸手可及。此處終年難見日頭，清冷幽寂，是為陰峽。一面的崖壁如巨幕屏，曾經映現過蜀國軍團的獵獵旌旗及著名女紅軍馮蘇的矯健身影。另一面嶙峋的高崖上垂下一掛四五十米高的瀑布，九天雪雲夾著隱隱風雷崩塌而下，跌入清潭之中，瞬間化為碧玉，凝靜靜氣，不再聲張。不自覺打了一個寒戰，在這個烈日炎炎的六月午後，竟被凍起一身雞皮疙瘩。

摩挲著冷得發麻的雙臂，隨幽谷石階盤旋而上，攀登數百步，透過葉隙抬頭仰望，觀音洞若隱若現，洞口上方懸掛著若干巨大籐蔓，懸垂百米，像屏風，似捲簾，掩藏著仙界的洞天福地。洞口崖壁四周有數不清的方形石孔，這些大面積殘存的古廟椿基遺跡，見證了觀音洞曾經鼎盛香火。

站在觀音洞口，將整個幽峽盡收眼底，綠峰如波濤延綿，石筍如沖天激浪，突然想起語文課本中吳均的《與朱元思書》，除了地名，竟句句寫實仙洞灣：奇山異水，天下獨絕……水皆縹碧，千丈见底……夾岸高山，皆生寒樹……泉水激石，泠泠作響，好鳥相鳴，嚶嚶成韻……尤其是那句「高飛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經綸世務者，窺谷忘反」，扣人心弦，直擊遊客心靈。正陶醉與古人對話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突然眼臉一亮，抬眼看，一束陽光撲面而來！此時，天空那枚巨大的火球正好懸停在幽谷對岸五百米遠的公石筍頂巔，這根擎天巨燭的燈芯上正躍動著耀眼的火焰。

觀音洞高大寬敞，約數百平米，最高的台階之上，供奉著觀音菩薩，慈祥低眉。弧形的觀音洞口像一道彩虹，將公石

筍和母石筍圈定在美輪美奐的景致中，若相框中的神仙眷侶。穹頂有許多石鐘乳，像萵苣，像木耳，像小象，像河馬……有的白得晶瑩剔透，有的紅得嬌艷欲滴；有的粗如台柱，有的纖細若指；有的靈動若窗簾褶皺似在隨風起舞；有的剛硬似定海神針兀自巋然不動；有黑洞向上延伸，像直通蒼天的路徑；有巖溶向下逸出，如婀娜臨凡的天使。

最神奇的莫過於那顆鮮紅欲滴、像心臟形狀的鐘乳石，外形的圓弧緩緩收縮成的心尖，栩栩如生，盈縮之間，凝固在洞壁上的花草樹木、飛禽走獸瞬間復甦，開始了血脈的憤張和有節律的心跳，激活了這方淨土的草長鶯飛與山呼水應。這正是仙洞灣最負盛名的「一碗水」，心尖上的間歇滴水，天長日久，在地上雕塑成一個深約半米的鐘乳石臼，約面盆大小，億萬年來，這一滴一滴，不偏不倚地降落在固定的中心位置，旱災水澇，白中水不虧不盈，似有神力微調。一米開外，一根一米高左右的鐘乳石柱，臉盆粗細，碩壯雄偉，上方同樣懸著一滴水，億萬年來一滴滴哺育著石柱穩健生長，此乃洞穴中的陰中之陽。更多洞頂的奇石異紋無法辨識，那是神界的煙霞，是裝點天國的謎符，玄秘深奧。

遠眺澗峽對岸的公母石筍林，俯瞰紫溪河畔的陰陽溶洞群，再瞅瞅惟妙惟肖的石柱石臼，感歎造物的鬼斧神工和悠遠深意：陰陽平衡而相守，陰陽融匯而相生！

紫溪河款款流淌的水聲，瀾散著峽谷涼潤的氣息，我似乎身處甲天下的桂林山水，又晃若置身張家界氣勢齊天的石峰矩陣，賞陰陽造化，聽清風流雲，倏忽間，能量得到儲蓄，壓力悄然消解，身心通泰，滿血復活……

這裡；後來集體出工，也在這裡敲鐘集合；如今嘛，成了後生姑娘們行歌坐月、老人擺古閒談的好地方。這座鼓樓啊，它靜立於此，聽過笙歌，見過族人團聚離散，寨子的悲歡離合都沉澱在它每一根沉默的梁木裡。我撫摸著那溫潤的杉木柱，心中唯有深深的敬意。

離鼓樓不遠，一座花橋橫跨溪流。廊簷低垂，木柱上留著風雨撫過的印跡。橋頭幾位老人閒坐，見我駐足，便指著鼓樓笑道：「後生，鼓樓是侬家的膽，花橋是侬家的魂哩！」沿溪行至寨邊，幾座不倉靜立在水塘之上。細長的木柱支起小小的倉房，底下是粼粼的水波。一位阿婆正在塘邊晾曬藍靛染的布匹，深藍的布匹在風裡輕輕晃動。

她見我好奇，便道：「老輩人想的法子哩！倉房懸在水上，耗子爬不上，火也燒不著，存下的谷子才安心。」水塘映著不倉黝黑的倒影，也映著阿婆滿是皺紋卻安詳的笑臉。這懸空的智慧，竟如此樸素而恆久。

沿著濕潤的青石板路往寨子深處走，目光總會被那些高聳的吊腳樓牽引。它們依著陡峭的山坡，用長長的木柱穩穩撐起生活的重量。終於走到一棟格外古樸的樓前，木色深褐，瓦簷低垂。一位頭髮花白的老者正坐在門檻邊編著竹篾。他見我駐足，便招呼道：「後生，進來喝碗油茶？」我走進堂屋，只見火塘裡的火種長年不熄，熏得屋樑泛著溫潤的棕黃。老人摩挲著堂屋的主柱，那柱子油亮如銅：「掌墨師的墨斗一彈，千根木頭就聽話哩！這根主心骨立起來時，我阿公還是個娃娃。」環顧四周，木壁板浸潤著煙火氣，幽光裡彷彿能照見幾代人的身影。老人絮叨著，哪年添丁，哪年嫁女，哪年寨子裡遭了山洪，這老屋都穩穩當當地護著一家人。這吊腳樓啊，它不僅是遮風避雨的居所，更是血脈綿延的見證，是個家人安身立命的根基。

寨尾溪澗旁，一株老榕樹盤踞在石階上，它垂下的氣根如同凝固的瀑流，深入石縫的根須與青石長成了一體，成了寨子天然的階梯與靠椅。幾位孩童嬉鬧著從樹根間竄過，驚起幾隻歇腳的雀鳥。

在這片老屋的群落裡流連，每一座沉默的木樓，都像一位飽經滄桑的長者，無聲地訴說著過往。這裡山高谷深，澗水清冽，豐沛的雨水滋養了茂密的杉林，也成就了這木樓的世界。聽說曾有外鄉的商人，看中了寨邊一座老不倉的木料，想出高價買走，被寨老們一口回絕。

看來，肇興侬寨的老屋能歷經風雨而安然佇立，不僅因了這方水土的滋養，更因了這裡的人們。他們守著祖輩的根基，也守著傳給子孫的念想。這些老屋，便是他們扎根於大山的魂靈。

侬寨的古屋

司潤和

我愛看老屋。就像在山西平遙的古城牆下，觸摸著青磚的涼意，指尖彷彿能觸到晉商駝隊穿越風沙的印痕；嗅著梁木的微香，彷彿聞到了票號掌櫃撥打算盤的煙火氣。一座老屋便是一方水土的印記，如莽林間靜臥的磐石，如溪流畔不語的渡口。這回，是在黔東南的深山裡，遇見了一片老屋。

這小寨子，是貴州省黎平縣肇興侬寨。從縣城蜿蜒而來的山路，引著人漸漸沉入群山的懷抱。春深時節，是黔地最濕潤的辰光，肇興侬寨那鱗次櫛比的吊腳樓，黑瓦覆頂，杉木為骨，層層疊疊依著山勢鋪陳開去。晨霧未散時，整座寨子便浮在乳白色的氤氳裡，只露出青黑的屋脊，宛如墨線勾勒的畫卷。待到天光漸亮，霧氣散去，木樓、鼓樓、不倉、戲台，便都清晰地顯露出敦厚的身

木頭的紋理，瓦片的排列，石階的磨痕，都浸潤著一種被時光反覆摩挲的溫潤光澤，沉靜而安詳。

那層層疊疊、錯落有致的青黑屋宇啊，穩穩地扎根在這片坡地上，肇興便成了一座生長在時光裡的山城。寨子中央，最顯眼的是那座五層的鼓樓，如塔似杉，層層飛簷直指青天。走近了看，樓身全由粗壯的杉木榫卯咬合而成，不見一釘一鐵。寨裡的老人坐在樓下的長凳上歇腳，見我仰頭細看，便笑著搭話：「後生仔，莫光看它高，這老夥計，肚子裡裝著故事哩！」

他指著鼓樓頂端鏤空的斗拱：「瞧見那蜂窩般的木格子沒？舊時寨老議事，遇急事便登頂擂鼓，聲浪穿過這些孔洞，十里八鄉都聽得真真切切！」鼓樓前的石板坪，被無數腳步磨得光潔，倒映著飛簷的輪廓。老人說，早年間寨子裡議款定約，都在

